

北史

別傳

廿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5

23

5

10

15

20

25

30

文庫 11
D 275
23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柳田泉文庫

西川中圖書
氏開館印

高麗百濟新羅

010190559772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克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佞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黠武於遐。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畧。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

朱蒙

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亡歸。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溝，淩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爲寇盜。州郡歸咎

朝貢二字重複

犯

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根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正始

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于沸流敗走儉追至靺鞨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頡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年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伐之入自南陝戰于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竄晃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毀丸都城而還釗後爲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畧有遼東郡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欵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衆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檢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玉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聽

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上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不登王府。實兩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之畧，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

于齊。齊文宣加戍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崔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浪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畧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緇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蒸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旣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篋篋橫吹簫鼓之屬吹蘆

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涓水上。王乘腰輦。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二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女朱蒙云。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鞅鞅。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群小。私將弩手。巡窺下國。豈非意欲不臧。故爲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慙懃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鞅鞅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

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
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
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
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
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
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
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
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
亂帝大懼卽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
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
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
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
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
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姪
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
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
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
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
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
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
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
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
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

以百家
濟

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尅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已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畧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篳篥箏竽篪笛之樂，投壺擲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碁。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塋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栗，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

沙氏燕氏芻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郇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鑄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

故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駛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與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駛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盧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獺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

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傳世三十。至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為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未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自拂涅以東。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為強國。所居多依。

在

山水渠師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
之人不得山上漫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
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溼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
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菜則有葵水氣
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脂無羊嚼米為酒飲之亦
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脂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
於諸夷最為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其妻外淫
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
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弓長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
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者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
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溼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
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
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大沱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
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
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
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
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
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余國拔大何國郁
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
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
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
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
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
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

北史卷九十四

十一

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群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爲

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群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千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關。市糶。及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繡爲上服。人給青繡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帝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壘。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脂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

頓頽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與兵動衆合而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埒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子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畧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二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衆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代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

乘牛車以蘧蔭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棧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韎鞞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柵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士穴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卽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度爲衣服無五穀唯

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於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頌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篋篋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土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墜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鬪鏤皮。并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劔鈹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

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便爲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筍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點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盥水汁爲酢米麵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過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輦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猪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鍤以石爲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枋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

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南午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王。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教眾。國人共立為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為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主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鞮羅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

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踞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關三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善。次小善。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撰。撰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纘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鏃。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擲菹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

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迤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畧洎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

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為人莫已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豆于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日曜午後，此日曇曇午時火雨，薄於天也。

北史卷九十四

傳第八十二終

北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蠻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焉。其於魏氏，不甚為患。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畧為丘墟矣。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

蠻王梅安

氏圖

西

桓誕

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滎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群蠻所歸。誕既內屬。居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為前驅。詔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閣將軍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永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

求

丘

蠻馬明本
作旄馬

楊

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太陽蠻首田育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西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鸞等聚眾攻逼。頻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陽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善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討梁。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永寧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然興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荊。三年梁遣兵討江沔。破掠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萬餘人頻請

統帥蠻以為聲勢叔興給一并威儀為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
 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
 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來請援叔興遣與石
 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
 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為抄掠之基叔興遣
 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隸東荆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
 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龍強率戶數千內
 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為郡守梁義州刺
 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
 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
 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
 昔八九千戶義州尋為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
 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相
 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鵠路
 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楚城
 諸蠻並為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
 滋甚又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
 更相崇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
 文畧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
 王魯超明內屬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
 貢其方物尋而蠻帥田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
 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
 之杜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
 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為

鐵明本

田字疑當
 刪或有字
 下履誤或
 田姓杜青和
 名杜青和
 種姓不可
 考也

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為

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酋宜人王田興、彥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蜀西人譙淹扇動群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荆州之政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和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潯陽蠻，爲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畧江南。騰言於衆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潯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遊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蠻以爲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路。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犁等，結爲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爲嚮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

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之。龍真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乃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眾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并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為京觀。後蠻蜚望見，輒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勝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迴立柵，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墨，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為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熹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閭討平之。自此群蠻懼息，不復為寇。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畧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死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

常劫掠賣取諸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卽服爲賤隸。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能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乃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釁。旣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爲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爲編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裨潤公私。頗藉爲利。正始中。夏侯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

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爲寇。後以羊祉爲梁州。傅豎眼爲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人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眼爲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爲梁州。並無德績。諸獠苦之。軍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

魏書征
虜將軍
下缺二字
將軍姓名
也

其

子建
建魏子

城

討下疑
字使明

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喻即時散罷自是
 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
 又失彼心慮獲罪譴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崩惑邊陲始欣謀
 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為隆盛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使
 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啓以鎮
 為南梁州愷為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遇子建見代梁州刺
 史傅豎眼仍為行臺豎眼久病其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
 始欣乃起眾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眾援接時梁益
 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及斬玩以傅曇
 表為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為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梁益之後
 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
 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克賤隸謂之為壓獠
 焉後有南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貸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
 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
 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桓稜
 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眾徑進軍吏等
 曰此獠旅拒日久部眾甚強討之者四面攻之以分其勢今若大
 軍直進不遣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
 之今須別為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
 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為惡者討之歸善
 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畧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也文表遂
 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桓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桓
 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
 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首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

山川請爲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嶮路，出其不慮，獠衆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卽平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旣失計，爭携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爲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建德初，李暉爲蓬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滋蔓，保據巖窟，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招懷者也。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水、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

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兵，有弓箭刀架，以竹爲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蠶以卽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巾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柳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外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甕沈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哭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

明本無缺字

竺隋文帝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暹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懸金花鈴眊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主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陀加邏一人陀拏達义一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鑲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嫁婚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

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卽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以椰漿爲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齋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茲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經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百艘來迎，吹蠡擊鼓樂。隋使至，金鑲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閤。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人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蝻蝻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

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師。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購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屣。耳懸金鐺。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髡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隨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杭粟米餅。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唯送女人。女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

女。人。女。字。
作。衣。一。且。

林檎。

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尸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綵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蠱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魼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牯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疠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十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於後亦絕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畧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有鑲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日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蠻曰獠曰俚曰獠曰奄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傲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洎乎境分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遞為去就至於林邑赤土真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宅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迥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已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午後而止

北史卷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終

魏川中圖南氏傳而南

北史卷九十六

魏川中圖南氏傳而南

列傳第八十四

氏

吐谷渾

宕昌

鄧至

白蘭

党項

附國

稽胡

氏者四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也秦漢以來世居歧隴以南漢川

楊騰

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
自汧渭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各有侯王
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畧始
徙居仇池方百頃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蟠道三十六回其上
有豐水泉煮土成鹽騰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氏王千萬孫
名飛龍漸強盛晉帝假平西將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
帝元康中茂搜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群氏推以為王關中土人
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
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
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
子盤為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為征南將
軍三年毅族兄初龍殺毅并有其眾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季龍

以馬王明
本作以為

十一年
是十二年

後稱蕃於晉永和十年改初為天水公十一年殺小弟宋奴使姑
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
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秦州刺史國子安為武都太守十一年
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堅殺俊復稱蕃於晉死子世
自立為仇池公晉太和三以世為秦州刺史弟統為武都太守
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一名德聚募黨襲殺統自立為仇池公遣
使詣簡文帝以纂為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伐纂剋
之徙其人于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
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拜為尚書領軍苻堅之敗關右擾亂定盡
力於堅堅死乃率眾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
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蕃於晉孝武
卽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為秦州刺史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號

伏

隴西王後為乞佛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為監國守仇池乃
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分諸氏羌為
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蕃于晉天
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為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
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
武帝封盛為武都王盛死私謚曰惠文王子玄統位玄子黃眉號
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蕃於宋仍奉晉
永熙之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
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於待士為流舊所懷始光四年太
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
上表請比內蕃許之玄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宗統位初玄臨終謂
弟難當曰今境候未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

二字依明
本補之

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
曰國嶮宜立長君及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
蕃于宋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
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擊先是四方流人以仇
池豐實多往依附流人有許穆之郝悅之人投難當並改姓為司
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悅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為
人所殺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理宋文帝遣刺史蕭思話
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舉兵襲梁州破白馬遂有漢中之地
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道成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因又
附宋難當後釋保宗遣鎮葦亭保宗與兄顯歸京師太武拜保宗
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後
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

揚難當
爲大秦王

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絕尋而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太延初難當立鎮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人七千餘家還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爲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既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河間公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氏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氏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爲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亮之

文德奔守葭盧武都陰平氏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寮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文成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爲外都大官卒謚曰忠子和隨父歸魏別賜爵仇池公子德子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爲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公熙襲爵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爲行臺送祖於南秦東益普惠啟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氏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氏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嶮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爲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錄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爲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歧州爲秦賊莫折

疑祖字

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爲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爲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爲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旣而復叛。孝文初。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弘。小名鼠名。犯獻文廟諱。以小名稱鼠。自爲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鼠遣子狗奴入侍。拜鼠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鼠死。從子後起。統位。子文復。以鼠爵授之。鼠子集始。爲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爲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復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纈。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寧湘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楊靈武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也。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蒸不欲救之。唯集始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爲外蕃。遂扇動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梁爲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爲武興鎮。復改鎮爲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袁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爲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爲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內地焉。後

唐永代子建爲州。未幾，氏人悉反，承棄城東走。自此復爲氏地。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爲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爲質。大統元年，紹先請其女妻周文，奏魏帝許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南歧州氏苻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清水氏酋李鼠仁據地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以辟邪爲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爲郡守，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於是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鬧等作亂，鬧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鬧爲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禽蓋鬧，散其餘黨。岷州叛氏復侵逼南歧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昶起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深爲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群氏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爲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群氏頗畏服之。來歲，楊法深從尉遲迴平蜀軍，迴法深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各擁其衆，逆相攻。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以處之。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和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叱及下辨、栢樹二縣人反，相率破蘭臯、戍氏、酋姜多復率厨中氏屬攻陷洛聚郡以應之。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叱。而陰平、葭蘆氏復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並降。及昶還厨中，生氏復爲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入厨中討之。

於是群氏並平。及王謙舉兵，沙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以給吐谷渾。與若洛廆二部馬鬪相傷，若洛廆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何不相遠而馬鬪相傷？吐谷渾曰：馬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鬪鬪在馬，而怒及人，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外，若洛廆悔，遣舊老及長史七郇樓謝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甲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怒，殆天所啟。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隨去。即令從騎擁馬，令迴數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而西，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輩，一迴一迷，樓力屈乃跪曰：可汗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

阿于歌

昌盛。廆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廆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為阿于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為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從上隴，止於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泝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雜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死，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蘭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控禦。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也。抽劍而死。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且輒射之，射中則嗥

叫泣涕其母曰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葉延
嗚咽若不自勝荅母曰誠知無益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性至孝
母病母三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奕洛韓始封
昌黎公吾爲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遂以吐
谷渾爲氏焉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
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
莫賀郎華言父也奚遂以憂死視連立以父憂思不遊娛酣宴十
五年死弟視羆立死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而妻樹洛干
母生二子慕瑛利延烏紇提一名小孩死樹洛干立自號車騎將
軍是歲晉義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
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氐羌
地方數千里號爲強國昇西強山觀墊江源問於群寮曰此水東
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河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
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於海阿豺曰水尚
知歸吾雖寒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
封爲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
貢會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虔以大業屬
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瑣繼事阿豺有子二十
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
而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
隻箭折之慕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不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
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慕瑣立先是阿豺時宋命竟未
至而死慕瑣又奉表通宋宋文帝又授隴西公慕瑣招集秦涼亡
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

精明本
作情

衆轉盛。太武時，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瓚爲大將軍，西秦王慕瓚表曰：「臣誠庸弱，敢竭精款，俘禽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須接寇逆，疆境之人，爲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窟畧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憫。」願并救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太武詔公卿朝堂會議答施行。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爲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以爲古者蠻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繪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刑豐寡。」自漢魏以來，撫綏遐荒，頗有故事。

要

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敝國遺繪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乃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上無桑蠶，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爲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畧拓境之勳，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於弱周，而自同於五霸，無慙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於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救，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薄坂，今旣稱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救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卽爲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議之，未爲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卽與之，便是。

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縣緡隨使，踈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簡，又通於宋。宋文封爲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瓚死。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謚慕瓚曰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爲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爲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喻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已，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鴉鳩、黎部大崇娥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梁王斛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蜀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修貢職，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爲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嶮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高涼王斛再征之，竟無多剋。拾寅雖復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爲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爲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爲澆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

南山不過十月。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爲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復蕃職。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州枹罕。高平將軍。爲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爲大都督。以討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子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

將明本作
諸是

陽枹罕所統也。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獻文許之。自是歲修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提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易侯並奉詔死。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輒脩洮陽。湟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群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獻土毛。乃是臣之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陽。湟和二戍。時此旣邊將之常。卽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

宕昌下脫
書字

悉還之。伏連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授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王。已有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為魏蕃。而比輒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之日。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則克保蕃業。脫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遂嘿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之中。號為強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詔責之曰：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梁彌邕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隣蕃。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宣武世。至於正光。犂牛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救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眾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遂絕。伏連籌死。子夸呂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珠以皂為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為母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大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羅罽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楯。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克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瓊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

魏書母
尊作恪

同至於婚。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爲糧，亦有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薰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犛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鉄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興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旣附於國，夸呂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願來東魏，又薦其從妹靜帝，納以爲嬪。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柵使於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濟南主匡孫女爲廣樂公主，以妻之。此後朝貢不絕。及西魏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濟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呂再遣使獻能舞馬及羊牛等，然寇抄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呂，破之。虜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虜等破之。廣定等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前後三輩遣使獻方物。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來降，以其地爲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侯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絕。及隋開皇初，侵弘州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

諸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所
 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諸頻
 破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上以
 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衆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
 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總管
 梁遠以銳卒擊之。乃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呂在位
 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後太子懼殺。遂謀執夸呂而降。請兵
 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計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泄。為其父所殺。
 復立少子鬼王訶為太子。豐州刺史杜祭請因其釁封之。上又不
 許。六年。鬼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上謂其使者曰。溥天
 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為善事。即朕稱心。鬼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服。
 唯教鬼王為臣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
 名王招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叛天背父。何可收納。又其
 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違拒。又復不仁。若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
 投。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
 歲。河南王移茲哀死。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夸呂
 大懼。逃遁險遠。不敢為寇。十一年。夸呂卒。子世伏使其兄子無素
 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
 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竟不許。十一
 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上表
 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允伏
 為主。使陳廢立事。并謝專命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
 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
 鐵勒犯塞。帝遣將

軍。馮。孝。

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

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骨渾以自效鐵勒即
 勒兵襲破吐谷渾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德王雉出澆河
 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逃於山谷間其故地
 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
 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
 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
 為主送出玉門令統餘眾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
 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
 右郡縣不能制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
 里眾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
 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特多狼白蘭
 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五色耳不聞五聲是夷蠻
 戎狄之中醜類也土無所出直大養群畜而戶落亦可萬餘人頑
 弱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得
 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人庶萬
 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以女為王故因號焉譯使不至其
 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
 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
 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
 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薺牛尾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
 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
 褐收養薺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
 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

宕昌王下
以助之上
設有脫
之意

相聚殺牛羊以祭天。有梁慙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焉。慙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為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死，孫彪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糜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為吐谷渾所斷絕，彪子死，彌治立，彪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眾救武都，破走文度，孝文時遣使子橋表貢朱砂、雌黃、白石膽各一百斤，自此後歲以為常，朝貢相繼，後孝文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以助之，周文命章武公遵率兵送之。

小屬

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故因為國名，又有東亭衛、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驤、覃水等諸羌國，風俗麤獷，與鄧至國不同焉，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之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利摸徒，南界邠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畧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犴氈毛為屋，服裘褐，披氈為上。

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犂牛羊。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為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隋文帝為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討之。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眾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眾。人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謂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繪。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礮。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致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竹為箭。妻其群母及嫂。兄弟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角。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猪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一年。方始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為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戴幕離衣。多毳皮裘。全剝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為首飾。胸前縣一金花。徑

兒弟二
當在
母上
群

用皮為舟

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南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壽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修職貢物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碇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碇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

明本其下有後字

原明本作略

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畧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既嫁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為寇魏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眾抄掠汾晉之間畧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為之備魏大統元年三月齊神武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為其北部王所殺送於神武其眾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為主神武滅

之獲其僞主及弟西海王并王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於
鄴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未遑經畧乃遣
黃門侍郎楊標就安撫之五年黑水部衆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
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
謹侯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
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置丞相狼皮自署柱國并與其別部
劉桑德共爲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
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敷州刺
史韋孝寬於險要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
胡等便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酋
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其後丹州綏州等部內諸胡與蒲州別帥
郝協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
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
是羅等欲邀襲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爲喬三勿同等五年開
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白郎喬素勿同等度河逆
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
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齏升孫沒鐸爲
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
穴齊王憲以爲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
翦其魁帥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
王招譙王儉滕王迥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
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犄角憲
軍憲命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禽沒鐸衆盡降宣
政元年汾胡帥劉受羅于覆瓜越王盛督諸軍討禽之自是寇盜

頗息。

論曰。氏羌吐谷渾等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經叛服。窺覘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則伏。先王所述。荒服也。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出校前了之

北史卷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終

北史卷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卽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爲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記焉。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旣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太延中。

西川世鳳圖
氏圖周南甫

遣使者
下意不屬
脫之文

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烏孫王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惟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事主稍以慢隋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及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道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

可補一城
字

海曲以東為一城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城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城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蔥嶺蔥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蔥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畧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蜀賓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嘉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

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總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蓋以備其遺闕爾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蜀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眾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燉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眾布野度歸勅

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阯公韓杖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卽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蔥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二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馳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卽昔羅漢比丘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卽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鄯擊吐谷渾，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鄯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

北史九十七
四
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害當時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犍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大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十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爲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爲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燉煌病死朝廷

壯其節。賜謚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瑑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燉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積。氣候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人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太武時有闕爽者。自爲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爲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爲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爲蠕蠕所并。蠕蠕以闕伯周爲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爲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爲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燉煌人張孟明爲王。後爲國人所殺。

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
 玄奉表朝貢。請師逆接。求舉國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
 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橐水。儒遣嘉禮
 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
 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
 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
 人情戀本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
 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
 蠕主伏圖為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
 入於焉耆。又為嚙噠所破滅。國人分散。眾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
 第一子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
 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
 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
 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
 朝貢。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
 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
 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
 何者。彼之昨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
 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
 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
 元年。明帝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
 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
 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
 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

後明

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爲郡公。後遂隔絕。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爲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國周時，城有一十六關。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爲交河公，一爲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卽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書。唯每早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各爲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畧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卽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境，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

以漢人語

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裾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方物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那卽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畧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

夫並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克綿纊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嶮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齋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畢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畢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

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卽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畢那走山中猶覲城不拔得還其國旣見盡爲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卽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獅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麀皮毼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等東有

輪臺卽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成水卽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關城戍寇竊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姪置女市收男子鐵以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葶乳如雞鷺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餽餽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癩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啞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其國前後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役屬龜茲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蔥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

璇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關三字明本無此三字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

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

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

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

鐵錫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

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者二千人

南有黃河西帶蔥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鎊汗國千里南去

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

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

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

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

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

眉以飾餽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

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

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

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紉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

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

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

七首

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藩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悉當作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迷

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二萬疑
是一萬也

怛密國都怛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蔥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請涼土販貨及魏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無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怛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銀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

鑛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毼毼赤麀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菓撥石蜜十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王卽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盤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暹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教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劔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刑若髡或翦半鬢及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強盜繫之終身姦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卽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

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二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霸翎侯都護澡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盼頓翎侯都薄菲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贖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蔥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都王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請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瓊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徃徃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溼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類焉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諸國同每使朝獻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騾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汗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忽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施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果土宜五穀

嚙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

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畧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二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

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畧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嚧噠

渴槃陁國在蔥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嚧噠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麥酒服氈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嚧噠一道西南趣烏菴亦爲嚧噠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嚙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烏萇國在賒彌南北有蔥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嚙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是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鬪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卽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髮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小安國邪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祇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

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脩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驢犂牛黃金鹵沙紺香阿薩那香瑟瑟麀皮氍毹錦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爲異也隋煬帝卽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會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去鏐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女國在蔥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犂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

鐵

鳥卜

鐵

牧

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跋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柴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蔥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掛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收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

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闢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
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
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
貢方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
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
五十里。西去小女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
遣使貢方物。

烏那遏國都烏澹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
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
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穆國都烏澹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為隣。其王姓昭武。
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
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
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在蔥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
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
俗重淫祠。蔥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
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
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犂牛。金銀鍔鐵。鸚鵡朱
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
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耗

七百上疑
脫七。千。
字。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

兆罹其苦。載思卽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徃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寒雨。

